

● 杨润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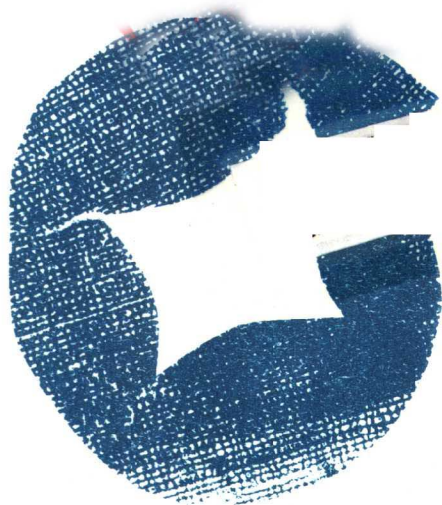
魔鬼的锁链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
4732

魔鬼的锁链



“魔鬼”的锁链

杨润身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75 插页：3 字数：310,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定价：5.55元

ISBN7-5396-0420-4/I·369



作者简介

杨润身，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1923年生于河北平山，少年投身革命，担任过勤务员、教师、区委宣传委员、报社指导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平山县柴庄村剧团是晋察冀边区群众文艺的一面旗帜。1948年从事专业文艺工作。主要作品有电影文学剧本《白毛女》（同人合作）、《探亲记》、《姜喜喜》，长篇小说《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中篇小说《失落的“无价之宝”》，《杨润身小说选》等。

内 容 提 要

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世界——太行山间的白羊关，山民们都想实现自己的“美梦”，而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一声巨响，原支书粉身碎骨。现任支书进首都赴省城，呕心沥血，结果落得死因不明。“魔鬼”在革命战争中不畏艰险，肯洒热血，土改中又敢于释放不应受难的地主儿子逃出虎口，应落天使雅称，却在“文革”中获得“魔鬼”桂冠。“文革”结束，“魔鬼”将他梦想不到的百万巨款化做众人的“欢乐”，他仍不得好报。惨害原支书的罪犯作案用具与“魔鬼”有关，“魔鬼”有口难辩。他的养子又被人杀害。他的妻子如花似玉，而他只能做有形无实的丈夫，寻觅不到他希望寻得的爱情。

小说故事曲折，具有浓厚生活气息，雅俗兼备，适合多层次读者胃口。

前 言

感谢故乡的干部和工人、农民鼓励支持我写这部小说。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这部小说。

我算不上“家”，是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从参加改编《白毛女》电影始进入专业文艺队伍。老底儿是翻身户，是个自由的战士。“文革”中江青点了我的名，说我写的电影剧本《探亲记》修到家了，将我送入鬼室，失去自由，感情世界变成一滩死水。成人之后，难脱鬼的枷锁，神不由己，无文可作，甚是痛苦。一挚友劝慰，向他学习：抗战以前，逃荒要饭，抗战以后，南征北战，实现四化，买菜做饭，逍遥自在，幸福老汉。我难“幸福”。

一九八〇年我带病从天津返回故乡河北省平山县体验生活，后兼任县委常委，有职有权。而我无特殊情况不坐小车，远路乘公共汽车，近路骑自行车。不走后门，不开后门，不吃请，不收礼，认认真真地给农民做些事，就和农民的心贴在一起，自然地感受到干部和农民的美德：勤劳、纯朴、乐观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进而获得自由，拿起笔来，发表出版了长篇《风雨柿子岭》、《九庄奇闻》，中篇《失落的“无价之宝”》，和《杨润身小说选》。又写出《“魔鬼”的锁链》。先两部长篇在天津市获奖，中篇在全国获奖。均非上乘之作，我将其看作对我的安慰。值得

心安的是：未为钱而作。

兼县委常委已近十载，脚踏故乡热土，怀揣农民心愿，生活愉快，精神充实。去年政治风波漫卷，方寸不乱，身体也未垮了，病情还有所好转。有人说我有神仙保佑，这神仙就是我们的可爱的农民，我们的伟大的时代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1990年3月8日

目 录

- 1 轰隆一声千滴泪····· 1
- 2 厉言审问厉言对·····10
- 3 指望“花”开“花”失落·····20
- 4 “任务”可笑又可悲·····29
- 5 “器宇轩昂”令人叹·····38
- 6 心胸颤抖脚不停·····52
- 7 悲恸欲绝新坟前·····61
- 8 喜形于色回家来·····71
- 9 一腔苦水难谈吐·····80
- 10 人矮志短神无主····· 89
- 11 古树有情人无情·····100
- 12 痴情女子心不宁·····111
- 13 美女寨上寻“欢快”·····121
- 14 无心相遇却相逢·····129
- 15 无价“贵物”成“妖精”·····139
- 16 一颗“炮弹”从天降·····149
- 17 圆月笑了人不笑·····159
- 18 家有“梧桐”招“凤凰”·····170

19	一场恶斗将发生·····	180
20	男男女女都反常·····	191
21	会客室里迎稀客·····	201
22	柿子树下见真情·····	212
23	“消费专家”耍花招·····	225
24	暗含泪水望星空·····	236
25	赶往鱼场喜情落·····	245
26	如此情景难见闻·····	258
27	春到人间花自开·····	270
28	不怨天地不怨人·····	281
29	杨柳餐厅捕“猎物”·····	291
30	摩托疾驶快如风·····	302
31	龙王庙里人心碎·····	315
32	“风水宝地”显“英灵”·····	325
33	两位“港客”威风抖·····	338
34	惊慌异常为封信·····	348
35	“日近西山”寻“特需”·····	356
36	自杀他杀无结论·····	369
37	凝神举刀可望“露”·····	378
38	“露”满街头悲又来·····	389

1 轰隆一声千滴泪

“轰隆”一声巨响，震动了白羊关所有的山崖，冲击了白羊关每一个人的心。有的屏息，有的断语，有的瞪目，有的颤栗。

它不是响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而是响在公元一九八四年农历五月初七太阳出山不久的当儿。已经宁静惯了的村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可怕的爆炸声。

白羊关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山西地面甚近，是个刚好一百户人家的小小山村。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社员们切切实实地欢腾了一阵子，未过两个春秋，不少社员就又不洁不净地骂起来：“日他娘的，我们的祖先是他妈的驴转生的，象驴一样蠢，哪儿不能安家，跑到这个神仙都害怕的地方儿来混日子！我们的老祖宗要是还在人间，老子剥了他的皮，叫他下油锅！”“……”传说，当初鲁班修建的赵州石桥，原计划修建在滹沱河上游王母娘娘喜欢的地方。八大仙里的张果老和柴王爷爷，赶着毛驴，推着小车，为鲁班运送坚硬耐磨的宝石，走过白羊关，山路艰险，毛驴累垮，小车散架。二仙借来一群曾为五台山庙宇驮运砖瓦的白羊，要白羊为鲁班驮运宝石，一群白羊又遭到了毛驴同样的厄运，二仙才不得不提醒鲁班与王母娘娘商议，将石桥修在了赵州。

突然发作的爆炸声，还惊得一条汉子破口大骂：

“娘娘的，老子回味美梦的权力都没有啦！哎？哎？我日你

家十八辈儿的祖宗！”

昨天晚上，他美梦不断，鸡报晓三遍之后，他睁开眼睛，乐得还如同酒鬼喝足美酒，止不住地摸胡须擦嘴巴。他一连梦见三个女人。

“在家吧？”

他喜得忘记应声，噌地从屋里跳到院里。喊他的是杨喜凤。杨喜凤大大方方、含情脉脉地拿来一套刚刚缝好的新衣服。他受宠若惊：“天啊！我有福穿你做的衣服？！”“一套衣服值得喊天，快穿上！”

他穿上新衣，喜不自胜地被杨喜凤推到镜子前边。“哎呀我的人儿哩，这可象是一把壶啦！”杨喜凤的影子刚刚消失，“刘三姐”惊叫着推门而入。“刘三姐”扭动着柔软的腰身，大睁着极好看的眼睛，口角里流露着妩媚动人的微笑。他的感情闸门儿“哗”地打开，猛地伸开双臂，直然地朝着“刘三姐”扑去。他的粗皮大手刚要挨着“刘三姐”圆润的肩膀，“刘三姐”说一声“你看你的她来啦！”飘然而去。

他的她使他惊喜得几乎掉出眼泪。他的她好看的面颊上柔情荡漾，秀丽的眼睛里喜情荧荧，进屋朝他娴雅的一瞥，妩媚的一笑，温情脉脉地依偎在他的怀里，甜甜地问他一声“你好？”轻轻地抚摩他的赤裸的胸膛，惬意地亲吻他的不光滑的面颊，又推他上炕……

他衣着老化，很不得体：上穿包屁股的中山服，下穿盖脚面的大裆裤，中山服瘦得难扣上扣子，大裆裤肥得能塞进两个冬瓜。看不出他的年龄。他脸上伤疤累累，一眼大一眼小。脑壳上也满是伤迹，多处无发。他敞露着的胸膛也不雅观，被子弹咬过、炮弹皮啃过。他正名牛三，外号丑三。不知为什么，有人还叫他“怪物”，有人还叫他魔鬼。叫他丑三恰如其分。

他负责看护英雄岭上的刺槐，又使刺槐产生子孙后代。刺槐

日渐兴旺。英雄岭离白羊关村四里路。他起早离家，一路上不断唱他的百唱不厌的四句山歌：青青的山，绿水水流，千山万水头碰头；山花花朝着阳婆婆开，给我开出一个“花鬃鬃”。他踏上英雄岭顶峰，刚刚落坐，就两眼一合，如饥似渴地重温夜里的美梦。他刚要将他的美梦重温到高峰，爆炸声突然发作。惊得他差点儿滑下坡，落入刺丛。

四周山崖里发出的隆隆的可怕的回声，使他顾不得再反感惊断他的美梦。“娘娘的，咋回事儿？！村里没人开山放炮，没人给狼设置爆炸物，是哪一个崽子挖掘垫圈土挖掘出鬼子留下来的一颗炮弹，乐意听听响声，以免给爱冒险的娃娃留下后患，使炸弹变成了碎片？这样无关紧要！”他说罢拔腿下山，要看个究竟。

爆炸声来自红石山口，那里并没有可用于垫圈的黑土。

“跑步！”牛三只恨他的两脚迈得太慢。

转眼之间，汗水淋漓、气喘吁吁的牛三飞到了红石沟口。“我的妈！”他没有喊出声来，吓得差一点晕倒，脸上没有了一丝儿正色。

一条中等个码的汉子倒在草地上，脸上鲜血外溢，胸部鲜血涌流，左手离开了左臂。看得清的一只眼睛满是痛苦的泪水。两只穿着纳底布鞋的脚在不停地蹭蹬。一只白得如雪的手挣扎着抓挠地皮，又把地皮上的两棵鬼圪针草抓在手里捏成碎末。牛三扑到他身前，朝他趴了下来。他的一只手猛地抓住牛三的右耳朵，差一点儿将牛三的右耳朵撕掉。

不见一块弹片，只见四周草地上散落着一些长短宽窄不一的黑色的塑料条条。

“你个不是人种的崽子，你自杀还要弄出这般大的响声儿！你的‘响声儿’是从哪儿弄的？你个不是人种的崽子！”牛三用力推开受难者的手，顾不得摸一摸他的流出血的耳朵，握住受难者的手腕，摸准受难者的脉搏就对受难者大发雷霆。受难者口唇颤

抖，两腮蠕动，象是要对牛三表示不满，没有能够如愿。牛三摸罢受难者的脉搏改换了口气，哀声的呼唤：“黑猫，黑猫，你……”受难者艰难地张了张口，没有吐出话语，满是泪水的眼睛慢慢地合在一起，黄豆粒大的一串泪水噗噜噜地滚在地上。

孙米贵起早进深山挖掘药材，朝着牛三跑来。

“你回去叫人！快！”牛三声嘶力竭。米贵转身飞往村里。一会儿，胡瓜瓜、张吉昌、“无资格”等在米贵带领下，如穷追死赶敌人的战士，风风火火地赶来。紧接着，“老资格”、张枣子、张胡桃等人抬着担架也匆匆赶到。

受难者孙黑猫，原任白羊关大队革委会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免职。他任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没有拿回家集体的一盒火柴、一张信纸、多记过一个工时，手掌上长满老茧，总在田里滴落汗水。他承包了被许多社员称为“死孩子”的大队砖窑，也不把钱看得太重。他起早贪黑，反复点火试验，很快把砖窑救活。他不仅准时交足大队承包金，一季度还多交五百元。他不卖给社员一个次砖。若给他拿来一个次砖，他换给十个好砖。而且售价公道。哪一家若无现款，只要说一声，立即叫人将砖运走，还不催不要。

孙黑猫的惨状目不忍睹，女人们多在很远的地方站立下来，一个个落下惋惜的眼泪。

“丑三儿，你和胡瓜瓜负责组织人把黑猫送下山去，我抄近路赶往两河口，向县公安局报案，朝县医院要车，吉昌和胡桃在这里保护现场！”“老资格”边说边指手划脚。他说罢，痛苦地看一眼孙黑猫的可怜样儿，再环顾一下四周，朝东北方向转过身拔脚走去。

“孙黑猫的媳妇儿杨喜凤哩？”站在女人群里的一个高个码女人害怕得两脚还难放稳，口舌却已不再僵呆。她是“老资格”的老伴。

“她姐姐有病，往山下梨园峪大队看她姐姐去了。”一个矮个子中年妇女边擦眼泪边说。

“哼，看她姐姐还是看她姐夫去了？”一个未落泪花身穿花褂子的中年妇女扬眉挑眼地接话，她的嗓门很绰，男女都能听见。

再没人答茬。

大家七手八脚将包扎妥的孙黑猫安放在了担架上。在牛三的指挥下，大家缓缓地将担架放在了肩上。

“都听着，不能只注意快，不注意稳；又不能注意稳忘记了快！”孙家一长者追赶着担架嘱咐牛三等人。

米贵点点头，牛三回话：“你只管放心！”

山路窄地方不足二尺，路面没有半里远的平坦，左一个坑坑，右一块顽石。顽石有的光滑，有的咬脚，穿越悬崖，稍一疏忽，就会滑落下百丈深的深渊。几乎处处都是“羊见怕、牛见愁、毛驴看见紧回头。”不到十分钟，孙米贵就抢着将牛三替换下来，让牛三擦汗、喘气。

牛三肩膀上失去了重量，依然象压着高山，抬着大海，照常汗流浹背，照常上气不接下气，照常用左手按着心口。杨喜凤的丈夫——孙黑猫，给人留下过忧愁，也给过人欣慰。牛三不回忆黑猫给人留下的忧愁，不思念黑猫给人的欣慰，明晰而又恐惧地想起支书张吉林的老爹——张铎的厄运。

江青及其亲密的战友们即将丢失威风的时候，一天上午，天下着濛濛细雨，白羊关大队革委会主任孙黑猫将全村的男女社员召集到前街老槐树下，与大家协商由谁攀登英雄岭，镇守英雄岭上不易存活下来的林木。原守林员早已不幸病故。迟迟没人开口。由于刺槐日益茂密，从山西流窜进河北的十多只狼，成群结伙的潜入英雄岭，在人不易发现的地方安居下来，开始大胆的传宗接代。这群狼与人争生存的经验丰富，十分狡猾，难捕难捉。

“社员同志们：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信任群众。我不指定，不强迫。我十足地相信：很快会有人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勇敢站起来说：这个险差我干了！”孙黑猫再一次讲话。他的左手习惯地放在右腋窝里，右手拿起一根自造的长长的纸烟，身态庄重，吐字真切，每一个字都如顽石一样坚硬。

仍无人开口。牛三同孙米贵蹲在一起，背弯着，头垂着，眼睛冷冷地观察地上的一堆小小的蚂蚁在相互厮咬。牛三当时还没有抬头的资格、讲话的权利。

“唉，要我说，黑猫你就指定吧，指定下谁算谁。民主还要集中嘛！”胡瓜瓜站起来说。他停顿一下又道：“指定下谁，谁也不会讲价钱。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敢把皇帝拉下马，几只狼……哼！……”

黑猫仿佛没有听见胡瓜瓜说甚，他的瘦长而又坚实的腰身一动没动，一双执拗的眼睛也没有朝胡瓜瓜做出任何表示。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使胡瓜瓜的口唇合在一起。

“谁要把‘怕’字换成‘敢’字，谁要把‘我’字换成‘公’字，自动地接受这个险差？……要不这样成不？谁乐意接替我的差事，我接受这个任务！……”

“唉，黑猫你往哪儿说！”

黑猫和社员们同时朝东南边一个房角转过身去。打断黑猫话的是现任大队支书张吉林的老爹张铎。张铎因给队里的一头毛驴剪痼眼来晚了。张铎也挂过黑牌子，戴过高帽子，被人吆喝过“铁杆保皇派”；还缺少抬头的资格，讲话的权利。而他头不耷拉，身不蔫萎，话也脆生生的。他从房角走过来就又开口：“实事求是：我张铎的‘公’字不大，大不过米粒儿；‘我’字不小，超过拳头！这个险差归我啦！”

“成！”黑猫马上呈现出笑脸，将“成”字说得亲切而又郑

重。

“好！”社员们无一不喊，又同时鼓掌。

张铎高举双臂向黑猫和社员们感谢对他的信任：“到年节，都到我的屋里喝一杯，感谢大家看得起我！”

张铎借人一枝双管猎枪，百发子弹，说着“烈士们流下血的地方儿，社员们用血汗打扮绿的英雄岭，岂能让一群狼安营扎寨，变成狼的世界”，大摇大摆地上了英雄岭。不过三日，张铎又皱了眉头撇了嘴。他只见狼的白色的粪便，寻不到狼的踪迹，更发现不了狼窝。“妈的，是狼的鼻子特灵，老远能闻见我身上的酒味儿？戒了它个狗日的！”他本来爱喝两盅，从此不再喝酒，也不再抽烟。一天晚上，九点过后，钻进被窝里的张铎正在哀伤地思念去世不久的妻子，传来狼的嚎声。嚎声很远很低。他嗖地坐起来，三把两点穿齐衣服，勒紧腰带，挎上猎枪，再拿起一杆红樱枪，乐呵呵的拉开屋门。“爹，你干什么？！”睡在东屋里的儿子跑到院里拦住张铎。

“还用问吗？”

“我和你一块儿去！”

“你和我一块儿去干甚？是去看戏看电影？回屋睡你的觉去！我一个人还嫌多！”

张吉林懂事以后就把父亲看成皇帝，将父亲的每一句话看成圣旨。他垂下脑袋快快地回屋。

月亮隐藏在灰蒙蒙的云彩里，难看清哪里是草丛，哪里是酸枣圪针，哪里是坑坑，哪里是砍脚的石头。而张铎的脚踏不在石头上，落不进坑坑里，也不会被尖尖的石头撞着。他对脚下的路和英雄岭太熟悉了。烈士们的每一滴血落在何处，他都死死地刻在心里。他也在英雄岭上拚死过一个鬼子，流下过鲜血。社员们每一次为英雄岭披绿装，他都要和大家落下一样多的汗水。

张铎轻手轻脚地走着，忽然激灵一下站住了。他嗅到了狼的

气味。一会儿，他发现了两只灰狼。他心里清楚，看得真切，高大的是公狼，小巧的是母狼。两只狼没有发现张铎。母狼耳朵支楞着，仰头斜视朦胧的月亮，狡猾的眼睛里闪射出幽幽的绿光。公狼突然扒了下来，鬼头鬼脑地朝前注视，并楞耳静听，眼睛里也同样闪烁着使人心发凉的绿光。

高大的公狼站起来要走了，张铎开了枪。公狼嚎叫一声跳起五尺来高，又哀嚎一声摔落到一棵碗口粗的刺槐旁边。纤巧的母狼鬼哭般地嚎叫一声，顾不得回头看望它的伴侣一眼，放开四足拼命地逃走了。

抗日战争当中，张铎在一次反扫荡中不慎被鬼子俘虏。夜间，他趁鬼子哨兵不备，搬起一块石头砸烂他的脑壳，得意地拿起他的三八步枪逃离虎口。公狼哀嚎着倒了下来，张铎象他拿鬼子的步枪一样得意。他用脚踢两下不再动弹的公狼，在挨近公狼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放进口里一根纸烟，嗤——嗤——的抽下一口又一口。

张铎一激灵将手中的纸烟扔掉，神速地朝东转过身。而他还没有把猎枪拿到手，七只前来复仇的狼离他已经不到三丈远了。一只狼在前，六只狼在后，前边的是脱逃的那只完蛋的公狼的伴侣。张铎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喊了一声“妈”。他没有想到枪口逃生的母狼号召力如此之大，狼们的集体意识如此之强，七只狼来得如此之快！他的猎枪立时吼叫两声，摺倒了逃脱的母狼和挨近母狼的一只公狼；一手握紧猎枪，一手拿起红樱枪，飞速地退后十多步，在不到一丈长却有过人高的阎锡山修建的封锁墙边站立下来，不再担心背后袭击，避免了四面包围。而他刚刚站稳脚步，十只鬼火一般的眼睛即朝他飞来。他的猎枪朝前吼叫两声变成了哑叭。前边的两只狼倒下来，一只极凶猛的公狼从右侧扑到他身前，另一只狼从左侧飞扑到了他的身边，一下子将他扑倒，使他没来得及让红樱枪发挥作用。